082.1
Ka452
0(th)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劉先主志

晉　常璩著

先主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爲東郡范令父宏早亾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

5444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從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翼德並以壯烈爲之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着馬柳柱委官亾命頃之應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堂尉遷爲令瓚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

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元德後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謙病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騎步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爲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糜竺進妹爲夫人及奴客二千金銀

資物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曰。先主大耳兒最巨信者也。遂殺布。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仲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葱。使人爲之不端正。舉仗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

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冑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先主衆數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譚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俱。羽欲於

徼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是歲紹征官渡。遣皇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卽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

有主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陽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陽等必戰爲先主所殺公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麋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狼狽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彊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

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按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先主徑趨漢津適與羽船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主。及雍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舟船。曹公引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璇、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會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權遣使云、欲共取蜀。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

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正因陳益州可

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萬人入益州、至涪、璋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璋還成都、先主到葭萌、未即討魯、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去。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于是璋斬松、嫌隙始構矣。璋收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等拒先主於涪、皆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降先主、先主軍益殖、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璋金銀分賜將士。

先主遂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法正爲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

公輕士、乃以爲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將、於是亮爲股肱。

太守漢嘉王謀爲別駕、廣漢彭羕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

正爲謀主、飛羽趙爲爪牙、靖義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羕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晉文之於子圍乎從之正旣臨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與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勒先主還之

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荆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荆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州會曹公入漢中張魯走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爲護軍將軍魯帛巴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顒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

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郤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算淵郤才畧、不勝我將、舉衆往討、則必可禽。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卽眞、初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爲洪明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祇曰、君馬何駑。祇對曰、故吏馬不爲駑。明府馬不進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羌胡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曹公爲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元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畧盡、獨不得正邪。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權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武陵廖立爲侍中、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犍爲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亾命後至。論其拜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忠字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臣不宜

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亮知羽忌前。答曰。孟起雖彭之徒。一世之傑。當與冀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恢悅。以示賓客。羽美髯髭。故亮稱云髯也。羽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爲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爲孫權所殺。吳盡取荊州、以劉璋爲益州牧。住秭歸。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諡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爲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

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衆瑞。故議郎楊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馬屬殷純、別駕趙莋、治中楊

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亾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卽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爲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統絕、卽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

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朝廷左遷帥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先主卽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爲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斄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進侯魏延鎭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尚書蜀郡何宗爲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耻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猛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邮小人是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秋七月先

主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縶之于理、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軍秭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戎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沂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連營稍

前、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良經佷山、安慰五溪蠻夷、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嘆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死盡、彤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江退、衆曰後追已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況從天子乎。亦見殺、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追躡先主屯南山、先主改魚復

曰永安丞相亮聞而戴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八月司徒靖卒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係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僉左中郎將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十有一月先主寢疾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寢病慮有後患舉兵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于永安元焉臨卬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智鄭綝由青衣水伐元滅之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夏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二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遷仁樹德覆育無疆吳天不吊今月二十四日

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是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期復服。其郡國宰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照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漢末大亂。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此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畧。戡屠盪盡。于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荊楚。翻飛梁益之地。元徇漢祚。而吳魏與之鼎時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爲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爲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劉先主志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劉後主志

晉 常璩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子永安亭侯、督永安事、中軍師衛尉嚴儀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一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跱。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辱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蜀和親、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宏挾張。蜀志宏作玄孫權謂宏言多浮豔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有鄧芝。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預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五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贊揚日月、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

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在西。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宓亦尋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三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荊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

黜廢。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宏農太守楊儀爲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爲長史統留府事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推達爲外援謂參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命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詩數率意、（率意淩遲語在蜀書傳中）故淩遲於世、十有二月亮至、郡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巴郡、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以定兵甲以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克復漢室。還乎舊都此臣所報先帝而忠於

陛下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所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以尚書南陽陳震爲中書令、治中張裔爲留府長史、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爲司馬、

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爲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爲郃所破。平獨斂衆爲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

不時滅者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慿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戒、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祁山、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母辭、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與蜀約分天下、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爲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眞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爲巴州書告亮言魏大臣陳羣司馬懿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眞等還丞相亮以當西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耀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延還前軍師鎭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

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宮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粮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在黃土時宣王等粮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亮宜振旅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爲亮所殺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僞退亮怒表廢平爲民徙梓潼奪平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豐兵以爲從事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府事時費禕爲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延不和還成都秋旱亮綀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粮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

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特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二人之不平爲作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刀擬儀儀涕泣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延道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以亮爲怯、及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儀、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以儀爲中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軍、輔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兗州刺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廖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爲亮所廢。安奄沒齒、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年、拜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爲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怨望謂費禕曰、公亡際（按本傳云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悔不可追。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

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爲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江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汶川之流、武都氐王苻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與軍安漢將軍至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斤之子也、名當世、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時南郡輔斤光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淋、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瑤爲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爲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爲僕射、皆名儒也。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更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

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爲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元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
從事楗爲楊戲蜀書作戲爲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
應答。羣吏以爲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
也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此義之快也。又督農楊敏
常毀琬作事憒憒、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
不如前人。生者乞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憒
憒矣。復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爲必死、琬心無
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
征西入羌中、安南將軍馬忠、率越巂太守張嶷平越
巂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論事、
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沓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
入秦川、不克、欲順河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爲不可、
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于琬、

琬亦連疾動輒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疢。奉辭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掎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吳塞之要。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衙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若東北有虞。應之不難。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十有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尚書事、就遷江州都督、

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元征蜀、王平與護軍零陵劉敏拒與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拯魏、旌旗起路、馬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敏求共圍碁。禕留意博奕、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比至爽等退、命鎮南大將軍馬忠平尚書事、夏四月、安平王孚徇卒、秋九月、禕還、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

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納羣司、于時蜀人以諸葛亮將費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官人黃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爲非、後主欲採擇（校勦云後主欲採擇以充後宮）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常與典軍義陽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重攺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年少、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爲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諡曰穆。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秋大赦、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焉。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

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自亮歿後茲制遂虧。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鄉士皆勳德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衛尉陳震、忠惇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摘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載籍。典掌舊文。光祿來敏、荊楚名族。東宮耆宿。以舉措不愼前後數貶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也。其朝臣尚書巴西司學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佃、侍中汝南陳祗、並贊事業。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爲左將軍、朗自去長史、優游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豫世務。是以上自執政。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爲尚書令、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克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維徙之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

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爲驃騎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大不知書、按本傳云手不能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同郡句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爲大將軍、故時人爲語曰、前有何句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四月大赦、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立子琮爲西河王、命大將軍禕開府、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東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因賀會手刃殺大將軍費禕于漢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畧與蔣琬比。而功業相繼。雖典戎于外慶賞刑威。咸咨于已。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一。自禕沒後。閹宦并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不從。至是無憚。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措矣。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捄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征元元年也。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夏六月、維復出隴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捄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竹及緊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即祚。

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出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爲蛇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捄狄道。維退駐鍾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春進衛將軍姜維爲大將軍。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

至大爲魏將鄧艾所破死者甚衆士庶由是怨維而
隴以西亦無寧歲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
以維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
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
軍芒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
景星見大赦改元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
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爲奉車騎尉中常侍姜

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
兵連久駕百姓疲弊大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
爲文王難爲漢祖人莫察焉征北大將軍宗預自永
安征拜鎮南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羅憲爲鎮軍
督永安事吳大臣慶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
也大將軍維議以爲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
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
關鎮守以禦大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
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壽

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以征西張翼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爲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爲右衛大將軍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祇卒諡曰忠侯祇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爲尚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秋九月追諡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是歲魏廢高貴鄉公常道鄉公卽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議陽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匡矯者惟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郤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

患。按晉百官表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琛卒、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羈旅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閭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按沓中即古松州。去文州三百里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安陽關外助。廖化爲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傅僉奮戰而死。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維化舍陰平

還保劒閣拒會會不能剋粮運懸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逕至涪瞻退保綿竹艾書與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邪王瞻怒殺艾使戰于綿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乃驅馬赴魏軍而死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羣

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賫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諶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主輿櫬面縛銜璧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官執黃皓將殺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敕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廻由巴西出郪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于涪軍士莫

不奮擊以刃斫石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即號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每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爲爪牙欲遣維爲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人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璩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三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兄弟子孫爲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秘書令郄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大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

外拔四屯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後登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引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尋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骨肉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遠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廻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剋捷。籌策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爲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美意播越矣。

譔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一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修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爲强。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劉後主志終

大同志

晉　常璩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代。州郡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曩世。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竝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近在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更序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以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宏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爲犍爲太守、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舍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宏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亾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畧吏李高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皆依故官號爲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寧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嶔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氐種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炑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麂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亾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

復愎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宏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越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井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懃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宏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宏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縗絰詣洛訴晏忠孝而宏等惡業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宏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日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數百

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栢。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栢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栢。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庭、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并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

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爲牙門、姚顯鄧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欵北侵請兵、朝議征郤須六年、攀同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逆。帝乃許焉。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語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節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濟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教以功卦各有差、以淮南胡羆爲益州刺史、濬還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薛瑩今行何如瑩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瑩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刺史、秉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封蜀郡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爲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畧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元尹方捄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年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畧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傻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勑關禁之。而戶曹李苾、按晉書李苾乃侍御史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有讐、遂與蜂蜩羌郅逢等、數千騎、刼縣令求助討紫利、太守楊邠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遂叛殺長史、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萬人征之、戰于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廞爲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初廞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爲刼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廞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刼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遘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廞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廞又遣兵討

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寧藏、廞購千金、寧不出、尋廞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死喪、廞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敝、共備棺塚葬之、廞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廞軍遇、白總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拖總逃草中。模衣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廞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馬龔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徵、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弟流驤、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按晉書作上官惇扶風李

攀、始平費佗、氐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廞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宏等十餘人、慮特等爲變。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歸緜竹、廞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綏納、皆爲特所殺、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州閤下手刃殺淑粲、即亦殺弇、二子廞腹心也、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庠、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衙博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徵廣漢太守、據德陽、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欵欵。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

閒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所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沒寇、尚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覘士衆虛實。還以告尚。尚遣精兵襲驤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晉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嶮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使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盎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尚保太城、流軍進屯江西之檢上、蜀民懼、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刼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督（按晉書作任明）說尚曰、侵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忼無備。殆天亾特之、烋也。可告諸村密尅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

之、從縱出督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
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督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
城中、督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
啓信、諸村悉從督、督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
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
等、李流歛余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盪、傳特
首洛陽、焚其屍、李雄以李離爲梓潼太守、衆還赤祖、
推流爲大將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
助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騫

碩、太守任臧、徑至涪、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
等軍繁城、而緜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遣
督護常深軍毗橋、爲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
攀、弟恭復爲主、左汜黃誾逼攻特北營、營中氐羌因
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誾、攻蕩雄、蕩母羅擐甲畧陳、
伯手刃羅、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誾攻
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
適與汜誾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
追退軍、爲使長矛所椿死、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

流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舍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舍子胡質於阜、李離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秌、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轉攻尚、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夏四月、尚殺隱士劉敝、敝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祆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五月、李流降于孫阜、遣子爲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六月、雄從帛羊頹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秌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併南入東下。野無烟火。鹵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平西參軍涪陵徐與、求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汶水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尚掎角討雄。尚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郫、雄使武都朴泰謂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鬬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內應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

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抹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併見殺、以李溥爲犍爲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爲梁雙妻、爲已用、故不殺、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北、雄覺去已遠、倉卒

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應雄得成都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閻守漢中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卒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二郡供其軍賦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雄獲驥妻笞子壽兄弟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汶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棲道時益州民流移在荊湘州及越巂牲恂尚書置郡縣就民所在又

施諸村參軍三月關中流民鄧定訇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擊漢國都丞宣定遣兵圍之氐求救於李雄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什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饑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氐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不勝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

雖衆客氣之常奈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氐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纔數十里而梓潼荊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荊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母建荷檐仗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亾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都尉并次子延壽騎都尉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爲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爲刺史治新城漢中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荊沔

三年冬天水訇琦張金苟畧陽羅羕殺雄太尉李離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羕爲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爲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

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還蜀、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疾七月、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部書除長沙太守下郡

皮素字泰混、爲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勑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亂、不果城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東、五年春正月、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荆湘有亂、氐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

焚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二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也、魏大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治积、自討隗文於宮坻破降之、旬月復叛、詐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爲主、龕窮急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枸胡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氐詣羅曰、子宣城、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狀、龕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劾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馳署吏民西上、降雄將任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

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亾、啓字進明、犍爲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宏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捄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虵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枸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聟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氐王楊茂搜、虎亦求捄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捄、秌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

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
萇共討虎、孟萇自虎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
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九月光恚死、州人共
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冬十月、虎與氐急攻州城、
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氐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
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
中民張咸等討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爲
雄矣。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
見女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

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
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邡郫江原生草、高
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滕以爲朱草表
美於成都王、
元康三年正月中、歘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
城堅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
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
美。巴郡皮素之　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
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當有

異人入蜀。蜀由之亾。蜀亾之歲。去州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轅門。愚以爲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岱生在、無所保據也、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爲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察。視險若夷。欽垣不妨。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李志

晉　常璩　著

李特字元休、畧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移于畧陽北土、復號曰巴人、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元政、次特、特弟庠、字元序、庠弟流字元通、流弟驤、字元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

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儒、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亾、在
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
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儒天姿奇異終爲
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
之、既克成都、衆皆饑餓、驤乃將民入郪王城食穀芋。
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永
興元年冬十月、楊驤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
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王、父特景王、
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
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
始爲太保、外兄李國爲太宰、國弟離爲太尉、從弟雲
爲司徒、璜爲司空、閻式爲尚書令、驤爲僕射、發爲侍
中、珪爲尚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輿鎮南王、達軍師、具
置百官、下赦建元太武、迎范賢爲丞相、從弟置、流于
也、以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
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也。光熙元

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永嘉三年羅羕訇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依離并見殺驤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爲晉平冠將軍李鳳在晉壽梁州先以爲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何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無（後漢書越巂郡有會無城）逼雄雄將張寶弟全在訇琦中雄遣寶反爲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爲太尉雄自

攻奮奮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急救援不至還驤壽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受李鳳攻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頭雄幾死改元玉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驤勤卹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氐符成隗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皆以爲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

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冲遣子質頃之朱提蜜炤率民歸降建寧爨量蒙嶲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綱紀莫稱李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蕩子雉屯晉壽害其功大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二年驤伐越巂又分伐朱提二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夏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初氐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遺不送成都曜既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即叛稚稚

悔失計、連白雄求伐兵、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
稚兄玲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壽遣
田稚弟玠、由陰平入二道討氐、難敵等先拒壽玠、玠
壽不進而玲稚徑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為氐所破、
稚玲皆死死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百姓、玲蕩
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雄妻
任無子、養玲弟班為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羣臣上
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子止疾爵國
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將彌縫國

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驤與司徒王達諫、以為不可、
雄不從、永昌元年冬、立班為太子、驤泣曰、亂始於是
矣、泰寧元年、越巂叛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
其征南費黑敵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謙移郡
民於蜀三年冬、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
還、拜玠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修管壽軍
屯、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
尉錄尚書總統如驤、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
巴東至建平、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六年春、壽還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任邵屯巴雄以子越爲車騎往廣漢烝壽伐陰平冬
城涪縣七年烝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
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巂冬十
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
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
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
令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
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道險俗好反亂
宜必待其許勇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
有余涸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
以軍事任黑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
三月刺史尹奉棄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
初平威禁甚肅後轉凌掠民烝建寧州民毛衍羅屯
等反殺太守邵攀群制太守謝恕舉郡爲晉壽破之
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建寧爨深爲
交州刺史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顗治中張淳
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爲士
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汝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所希冀進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蕞來覲情在闇室有何已已頴淳以爲然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三月壽還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諡曰武帝廟稱太宗凡自立三十年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萇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爲太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斐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人之難乃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甲子襲位班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知北軍班以未葬不許遣班還涪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班奔晉期僞諡班曰厲太子壽追諡曰哀皇帝子幽顯爲期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班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

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歿也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爲子少攻
學問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
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爲安東將軍雄以越自江陽
來赴喪兄弟怏怏既以班非雄所生又慮玠不利已
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豹上言宮室有陰謀兵
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
爲相國與壽并錄尚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
討玠於涪封越建寧王以仲兄霸爲中領軍鎮南第

保鑓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
將軍玠走即拜壽梁州刺史事咸熙元年春正月立
妻閻氏爲后下赦改元玉恒炀以司隸景騫爲尚書
令征南費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舅羅演與漢
王相天水上官濬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濬并誅
班母羅珞子孋雅妻咎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
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
親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錯四年夏四月壽
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爲言越請散財募士格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既誅越巂初廢期爲邛都縣公、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死時年二十四、謚曰幽王、五年、徙其妻子於越巂、勢又使人就越巂誅其子

壽字武考、有幹局、愛尚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爲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効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期之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玝在北、欲藉壽討之、故許壽既受漢封北伐玝、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玝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玝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爲特所殺。欲假手報讐。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

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晉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其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亦道中乃佯言越巂殺之、又詐造妹婿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掠民家、姦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廻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

列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驤曰獻帝、母胥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恒爲尚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羌校尉、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巳叅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雖時舊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炳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閬爲征東荆州、移鎮巴郡、八月、天連陰雨、禾稼傷損、

百姓饑疫草莽臣竊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愛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萬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濱垂向百日秉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議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埸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稱祉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荊楚人

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大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亾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仵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

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悾悾伏願聖慈壽不悅然抱前言秘藏之九月僕射任顗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閎閻恭子也初受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閻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閻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恒思明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復議奉晉計、尋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三月、拜李奕鎮東代閎、夏、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晉、舉建寧爲晉、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巂、烁又遣尚書廣漢李擴爲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晉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

右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九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本存此九字於後以待攷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亾。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畧。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冬、李奕自晉壽舉兵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勢驕淫、不卹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魯皓切西南夷別族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

以饑饉。境內蕭條。三年春二月、桓溫伐蜀、軍至青衣、勢大發兵遣昝堅等將之、（昝子感切姓也）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駕鴦碕渡向犍爲、（碕渠羈切曲岸曰碕）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北、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笮音昨）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李氏自起事至亾、六世四十七年、

正僭號四十三年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榮、勢時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馬氏婦、姙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着、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雨血於江南數畝許、李漢家春米自臼中跳出遂歛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簟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譔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亾固存。遭皇極不見。遇其時、與期倡爲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

CL
NO. 43334

奚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元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毒虔劉未有如茲每惟殷人丕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亾國破家其監不遠矣

張佳胤曰常璩華陽國志自錄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壽勢志則先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者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寶勸李勢降桓溫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

李志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